

高等学校推广教材·中国语言文学

想象革命的方法：

中国现代作家作品八讲

XIANGXIANG GEMING DE FANGFA

ZHONGGUO XIANDAI ZUOJIA ZUOPIN BAJIANG

熊权 著



人民
出
版
社

高等学校推广教材·中国语言文学

想象革命的方法：

中国现代作家作品八讲

XIANGXIANG GEMING DE FANGFA
ZHONGGUO XIANDAI ZUOJIA ZUOPIN BAJIANG

熊权／著



人
民
出
版
社

责任编辑:李椒元

装帧设计:肖 辉

责任校对:吕 飞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想象革命的方法:中国现代作家作品八讲/熊权 著.—北京:

人民出版社,2016.7

ISBN 978-7-01-016284-3

I. ①想… II. ①熊… III. ①中国文学-现代文学-文学研究-高等学校-教材 IV. ①I206.6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6)第 120114 号

想象革命的方法:中国现代作家作品八讲

XIANGXIANG GEMING DE FANGFA ZHONGGUO XIANDAI ZUOJIA ZUOPIN BAJIANG

熊 权 著

人民出版社 出版发行

(100706 北京市东城区隆福寺街 99 号)

北京毅峰迅捷印刷有限公司印刷 新华书店经销

2016 年 7 月第 1 版 2016 年 7 月北京第 1 次印刷

开本:880 毫米×1230 毫米 1/32 印张:11.5

字数:248 千字 印数:0,001-3,000 册

ISBN 978-7-01-016284-3 定价:28.00 元

邮购地址 100706 北京市东城区隆福寺街 99 号

人民东方图书销售中心 电话 (010)65250042 65289539

版权所有·侵权必究

凡购买本社图书,如有印制质量问题,我社负责调换。

服务电话:(010)65250042

目 录

序 言	1
第一讲 石评梅:为颓废披上革命的外衣	1
第一节 从“儿女”到“英雄”	2
第二节 颓废,是不可名状的美	11
第三节 革命其表,颓废其中	19
第二讲 蒋光慈:我是东亚革命的歌者	27
第一节 因为粗暴,所以骄傲	28
第二节 文学写作也是革命事业	37
第三节 职业党人,做还是不做	47
第三讲 茅盾:当革命激情已成往事	54
第一节 被压抑的澄清天下之志	55
第二节 现代的花妖狐鬼狂想	70
第四讲 白薇:革命女性,何去何从?	81
第一节 打不出的“幽灵塔”	82
第二节 回看血泪相和流	87

第五讲 丁玲：在追求个性的路上发现革命	97
第一节 尚新尚奇的“modern girl”	98
第二节 偶发的“逼上梁山”之痛	107
第六讲 巴金：无政府主义也是一种革命理想	115
第一节 向俄国虚无党致敬	116
第二节 道不同，可以相谋	126
第七讲 张资平：把革命文学写成畅销书	134
第一节 读者喜欢，那就投其所好	135
第二节 革命并非乌托邦	149
第八讲 穆时英、施蛰存、叶灵凤：革命就是摩登	155
第一节 求新逐奇的革命潮流	156
第二节 只取技巧，搁置信仰	166
附录一 课程扩展阅读	176
篇一 论中国现代文学中的“革命加恋爱”概念	177
篇二 论时代思潮中的“恋爱与革命问题”	196
篇三 “革命加恋爱”：早期普罗文学中的模式化 书写及其嬗变	215
篇四 国民革命中的“左稚病”问题：《动摇》再解读	233
篇五 “自杀意象”与丁玲的无政府主义思想之探寻	258
篇六 论鲁迅视野中的“革命文学”、“左翼文 学”、“无产阶级文学”	281

篇七	论叶紫创作“无产阶级文学”的启示及意义	295
篇八	张竞生与新文化人关于婚恋问题的对话 之研究	307
篇九	从张资平现象论左翼文学的初期发展	318
篇十	“学术”与“革命”的交融、互动	329
附录二	课程参考书目	345
	一、作品文集	345
	二、研究著述	345
后 记	349

第一讲 石评梅:为颓废披上革命的外衣

本章讲到的是一位多病早夭的女作家石评梅。石评梅成名于“五四”时代,主要以书写追求婚恋自由的作品而闻名。石评梅特别喜欢读《红楼梦》,所以笔下的男女形象多少感染着那种“多愁多病”的中国古典式情调。在现实生活中,她本人因善感、体弱也被朋友戏称为“颦儿”(林黛玉的别称)。而且,石评梅的人生经历了一段恋爱悲剧,与她的创作形成了有意味的呼应。石评梅曾与早期中共领导人物高君宇相恋,不料男方重病而亡。二人虽然彼此有意,但由于各种复杂原因,在高君宇生前并未坦明相待。石评梅在悔恨中悼唁神伤,未及几年也溘然病逝。

值得注意的是,随着“大革命”震动中国,石评梅的文风发生了重大变化,她开始关注时代风云,涉笔一些沉浮革命大潮的英雄形象。虽然整体上还是脱不了“儿女情长”的套路,但戎马、沙场、征战等内容为石评梅的绵软文风注入了雄健刚强之气,令人觉得耳目一新。所以,探讨石评梅其人其文,许多研究者都特别强调“石评梅之变”,认为她的作品呼应了社会剧变、留下了从“五四”走向“革命”的踪迹,可以作为一个转折时代的典型案例。

石评梅在文学史上的“转折”、“变化”意义多有论述,我们这

里要强调的却是她变化之中的“不变”。因为细致地追踪石评梅的人生经历、细读她书写革命的文学作品，就会发现作家即使在1927年前后大量写作革命传奇故事，那种在“五四”时代就已经建构起来的个性主义、尤其是颓废主义的思想挥之不去。如果说现代革命推崇的是历史的进步、理想的乐观，石评梅坚持的却是轮回的历史观、虚无的人生观。由于历史观、人生观的底色不变，石评梅言说革命就只能算是打上一些外在印记，未能深入肌理。然而无论“变”还是“不变”，石评梅试图在颓废主义、虚无主义之上“嫁接”社会革命的努力，以及由此生发的特殊文学现象，都值得深入探讨和解读。

本章在除了论述石评梅，还提到另一位女作家庐隐。庐隐与石评梅是同学，也是好友，二人的文学轨迹非常相似，庐隐也从写作典型的“五四言情”作品转而尝试讲述革命故事，但始终脱不了深入骨髓的颓废、虚无人生观。最令人惊叹的是，二人如出一辙地没能逃脱早逝的厄运，石评梅去世6年后，庐隐在困难产身亡。庐隐其人其文，可以作为石评梅的一个对照与补充。

第二节 从“儿女”到“英雄”

以文学书写传递“革命”新信息，毕业于北京女子师范大学的石评梅可说得风气之先。本来，石评梅受新文化运动影响而登上文坛，最擅长书写那些以婚恋求自由的“现代爱情故事”。随着“三一八”之后京城青年普遍“左倾”，她也开始言说革命。1927年以来，石评梅写作了一系列恋爱与革命的小说，如《白云庵》、《匹马嘶风录》、《红鬃马》、《归来》等。这位专写“五四”个性文

字、风格缠绵感伤的女作家笔下,赫然出现了“革命”、“征战”、“英雄”、“热血”、“戎马”等字符。虽然石评梅的“革命”仅仅止于想象,但她鲜明的转型尝试、与文字呼应的身世经历在五四言情到“革命文学”的过渡中足以成为一个典型个案。历史只留下了凭借“革命加恋爱”小说成名的蒋光慈,却淡忘了更早书写这一文学模式的石评梅。

石评梅的“革命加恋爱”文字出现在“走出五四言情”的时代背景之下。早在1921年,批评家沈雁冰就直接说很不满新文学只局限于写婚恋。在发表于《小说月报》的《评四五六月的创作》一文中,沈雁冰以分类法考察自己收集的120余篇小说。据统计,在5类题材中写男女恋爱的有70余篇,描写社会生活、家庭生活的近30篇小说实际也围绕男女关系转圈子。整体而言,婚恋题材竟占了98%。难怪沈雁冰抱怨:“大多数创作家对于农村和城市劳动者的生活很疏远,对于全般的社会现象不注意,他们最感兴味还是恋爱”。^①对当时已有的婚恋题材文学,沈雁冰觉得非常“观念化”而且不是写婚姻不自由就是写无法解决的多角恋爱,可见评价之低。

1924年10月,鲁迅则采用颇幽默的语气来批评情感泛滥、夸张的恋爱文学。他写了一首“新打油诗”《我的恋爱》发表在《语丝》上,直言嘲讽“‘阿呀阿唷,我要死了’之类的失恋诗盛行”。1925年10月,鲁迅写作的《伤逝》就是一个解构五四式恋爱的典型文本。然而,具体如何走出已经耗尽能量的婚恋书写,不是每个人都像鲁迅那样把涓生放逐于彷徨的境地,也不是每

^① 茅盾:《评四五六月的创作》,《小说月报》1921年8月第12卷第8期。

个人都像鲁迅那样能把生命交给一个“反抗绝望”的过程。对随“五四”运动成长起来的青年一代来说，迎接时代大潮、把自己卷入新兴革命是一件轻易得多的事情。

那么，石评梅通过怎样的机缘倾向“革命”，她又是如何理解“革命”则是格外值得关注的问题。在某种程度上，对石评梅“转向”的分析，也是对与之相似的一部分“五四”青年群体的分析。应该说，五四运动之中或之后成长起来的青年一代快速向“革命”靠拢，与“三一八”惨案后愤怒却又找不到宣泄口的社会心理相关。

张、吴联军进京后，民众运动因为政治高压而陷于停滞。但是，新的反抗却以另一种方式酝酿。当年就读北京大学的青年学生王凡西在回忆录中颇为抒情地描绘了这种社会心理之变：

在那个被鲁迅称为“民国以来最黑暗的一天”的夜里，北京青年人的悲愤是无法形容的，而我们大学的宿舍里，最容易听到的感慨是“百无一用是书生”。鲁迅在那几天里写下不少精彩文章，道出了我们普遍的心声：

“现在竟如何，不过多了几篇诗文，多了若干谈助。”

“笔写的，有什么相干？”

“但愿这样的请愿，从此停止就好。”

“这回死者的遗给后来的功德，是……教给继续战斗者以别种方法的战斗。”

“血债必须以同物偿还。”

是的，必须继续战斗，而且必须以别种方法来战斗，就这样，三·一八惨案在北京青年中掀起了“投笔从戎”

的汹涌暗潮：要以枪杆子来代替笔杆子。^①

作为历史亲历者，王凡西把“三一八”描述成一个分界点。之前，北京的学生运动始终未曾越出思想革命与文学革命的范围；之后，青年们开始意识到政治斗争、以枪杆子代替笔杆子的必要性。历史不可截然划分却不妨提炼标志性事件，这种描述自有合理性。

北京本是学院气息浓厚的地方，新文化的启蒙知识分子以学校为依托，一方面传播新文化，一方面大大推动了现代教育事业的发展。很多外省青年受到“五四”感召来北京求学，有的考上了成为正式学生，有的仅仅是旁听生、寄居于各大学周围的公寓。沈从文就是后者的突出代表。1930年代左翼文坛活跃的许多青年人，如丁玲、胡也频、张天翼、姚蓬子、柔石、冯雪峰、应修人、潘漠华等也都曾为求学而混迹京城。这些身在大学校园或者寄居公寓的青年群体构成了新文学最积极的拥护者和追随者，他们与那些作为新文化核心的师长辈一起，塑造了北京浓厚的知识文化氛围。

1920年，从山西赴京考入北京女子师范大学的石评梅也是受“五四”感召的青年一员。早在山西太原女子师范就读期间，石评梅就因积极组织、参加学生活动险遭学校开除。女师大是北京新文化氛围非常浓厚的学校，既有鲁迅、李大钊、周作人、林语堂等提倡新思潮的老师，又先后培养了冰心、庐隐、陆晶清、冯沅君、谢冰莹、程俊英、隋玉薇、许广平等许多思想活跃的学生。在当时的女师大，学生们已经有了自己的文学社团组织和刊物，她们从事、参与文学活动也受到积极的鼓励和支持。置身这样的校园环境，石评

^① 王凡西：《双山回忆录》，东方出版社2004年版，第21—22页。

梅开启了自己的人生新天地，入校第二年就开始尝试文学写作，也在这一年，她在同乡会上认识了山西老乡、共产党人高君宇，还加入了李大钊组织的马克思学说研究会，成为其中的第一个女性会员。

然而“三一八”之后，京城浓厚的文化氛围被枪声和杀戮打破，愤懑的青年开始逆势“左转”。从痛恨军阀政府到亲近它的敌人南方革命政权，这似乎是一个顺理成章的事情。就读北京大学预科的王实味 1926 年春加入共产党，北大预科生张天翼 1927 年春加入共产党，北大旁听生冯雪峰也差不多同时入党。昔日与冯雪峰一起组成“湖畔诗社”的其他成员：应修人 1926 年赴黄埔军校工作，潘漠华 1926 年秋前往武汉北伐军部工作，汪静之 1926 年底也在北伐军总政治部宣传科任编纂人员……前面提到的王凡西则早在 1925 年就加入了共产党的秘密组织，他在回忆录中提到：

在反动派的加紧压迫下，青年人却以空前的热忱涌进共产党来。在七八个月以前，当我参加组织时，我们大学支部只有二三十人，可是到了一九二六年春末，人数已突增到了二百多。“蒙玛区”（注：王凡西把当年北京求学青年聚居的汉花园、马神庙比作巴黎艺术家云集的蒙玛区）的小名士们大多入了党，从象牙之塔走向十字街头了。此一涌向共产党的人潮，即使在李大钊同志等被捕杀以后，也还是在继续。^①

燕京大学的胜华在《今日之北京》一文中作了类似的描述：

^① 王凡西：《双山回忆录》，东方出版社 2004 年版，第 33 页。

现在已经有许多青年觉悟过来了，他们本来信胡适的‘学生不干政’的主张，现在因为受了亲身经历的教训后，就觉得学生不干政是无为的牺牲，是延长中国混乱的局面，他们以前不主张革命的，现在也感觉到非革命不行了。甚至于有许多人的思想，由右往左面去了。^①

而据 1927 年 2 月《中共北京地委国民运动工作报告》：

在北京自上而下，自下而上的反赤的进程中，无形中也造成了所谓赤的联合战线，反赤的宣传大部分都边做赤化的教育。……本校组织（注：指学校中的共产党组织）由三百余人，在反赤空气浓厚中发展到千余人。国民党市党部由二千二百人发展到四千三百人。^②

女师大风潮以及“三一八”运动发生时，早已从女高师毕业的石评梅在女师大附中任教，没有侧身学生运动。但她与那些热衷新文学、积极反对执政府的在读同学一直保持密切往来。她的“激进”情绪随着一系列师友的受辱、牺牲事件也益发剧烈起来。女师大风潮发生期间，石评梅多次返校探望护校同学，恰好目睹了教育部专门司司长刘百昭带领 200 余人强行接收学校的一幕。为宣泄不平之气，她写下《女师大惨剧的经过》、《报告停办后的女师大》两篇散文。然而，震惊和恐惧来得更加猛烈，在不久后的

① 胜华：《今日之北京》，《洪水》1926 年 6 月 16 日第 2 卷第 19 期。

② 中共北京市委党史研究室编：《第一次国共合作在北京》，北京出版社 1989 年版，第 362 页。

“三一八”惨案中，石评梅的好友陆晶清被踏伤，素有交往的刘和珍、杨德群等更遭暴力残杀。在烈士追悼会上，石评梅悲伤地目睹朋友们布满伤痕的冰冷尸体，满耳听闻凄惨的哭号。为此，她连续写了《血尸》、《痛哭和珍》、《深夜絮语》等文章悼亡。邵飘萍、李大钊由于“赤化”罪名相继遭军阀政府捕杀，给京城知识界蒙上了浓重阴影，也给石评梅造成沉重打击。对她而言，李大钊是非常熟悉的师长，她曾在女师大课堂听他讲《伦理学》、《女权运动史》、《社会学》等课程，还在1921年加入了李大钊组织的马克思学说研究会。为纪念李大钊，石评梅写下诗歌《断头台畔》。邵飘萍对石评梅则有知遇之恩。1924年底以来，石评梅受其托付一直主编《京报副刊·妇女周报》，她的不少文字都刊载于此。邵飘萍突然被枪毙，《京报》从此永诀，石评梅一下子觉得自己这类人完全成了俘虏，嘲讽地说苟活乱世实在“有福”。^①

茅盾曾批评庐隐的文学空间太狭窄：“她（指庐隐）给我们看的，只不过是她自己，她的爱人，她的朋友，——她的作品带着很浓厚的自叙传的性质。”^②这也可以借来形容石评梅，作为同学、同事兼好友，石评梅和庐隐在性格、经历及文学表达方面都有近似之处。1926年以来，石评梅创作的“狭窄”却开始有了转变。在现实的震惊下，她写的《血尸》等系列散文当然还是哀悼、同情自己的师友，但这些“震惊”牵涉了复杂的政治时事，引领着她的文字突破个性的才女式抒情而连接上了广阔的时代风云。

① 石评梅：《我是有福的人——遗稿之六》，《石评梅作品集·散文》，书目文献出版社1983年版。

② 茅盾：《庐隐论》，收入乐黛云编：《茅盾论中国现代作家作品》，北京大学出版社1980年版。

石评梅尝试革命言说是文坛的创新要求、京城青年的快速“左倾”风气等促成的。对于这个只熟悉校园、在“五四”运动中曾积攒一些“抗争”经验的青年人来说，革命究竟意味着什么，真是挺值得追问的。石评梅曾屡次表达自己向往革命却不能革命的压抑。不断杀人的北京成了一座毫无希望的“灰城”。在知识界各谋出路的“南下”风潮中，石评梅屡屡萌发去意。1926年8月26日鲁迅离京当天，石评梅侧身众多送行者之中恋恋不舍。而身边友人投身革命、寻找新路的行动更不断刺激着她的神经。1926年末，她的好友陆晶清受李大钊委托前往武汉，把一份重要文件送交在国民党中央党部工作的何香凝，后来便留在国民政府的妇女部任干事。石评梅为陆晶清写的送别诗歌充满豪情壮志：“百战意未了，愿你烟尘起处再把阴霾扫”。^①石评梅自己也一度起意“南下”：

北京是这样的杀人，晶清是革命去了，北京只剩下我了，暑假后我一定往南边去，让他们认识我评梅，做革命的事业，至少我还可多搜集点材料做文章呢！^②

由于父母阻挠、同事相劝等现实原因，石评梅终于无法像朋友们那样毫无顾忌地前行。向往而不可得，她给另一位已在武汉国民政府任职的友人写信，诉说自己的压抑：

^① 石评梅：《别宴》，《石评梅作品集·诗歌小说》，书目文献出版社1983年版。

^② 袁君珊：《我所认识的评梅》，《石评梅作品集·戏剧 游记 书信》，书目文献出版社1985年版。

暑假时我曾想摆脱一切，另辟生路，无奈环境使我不能任性奔放，做云中天马，依然蜷伏在旧槽中，走旧的足印，喘息着微小的生命于此艰苦的生之轮中。这样既不能建设又不能毁灭的我，想到时总觉自己太可怜了。^①

在悲愤与困顿的心境中诉求“革命”，石评梅显然有着两种最主要的情绪，一方面宣泄愤怒，一方面建构超越现实的理想。然而，对困居北京的石评梅而言，她只熟悉校园生活与学生运动，她“想象”革命的主要素材主要来自三个方面：听闻中的辛亥以来的英雄人物事迹，友人言行或书信描述的影响，还有社会的新闻、文化传播。所以，石评梅她心中的革命图景很大程度上也只能通过“想象”来填充、润色。任何想象都基于个人有限的现实经验，既然军阀失道促使如她这样的书斋青年“左转”，那么革命当然针对军阀、以推翻军阀的强权和高压为目的。如此一来，石评梅1927年间发表的4篇“革命”小说都以反抗军阀为主题。《红鬃马》中的郝梦雄成名于辛亥革命，牺牲在反对现代军阀的疆场；《归来》中马子凌为了给死在军阀混战中的父亲报仇，征战十年、血染战袍；《白云庵》中的须发苍白的刘伯伯历经戊戌政变、辛亥革命、二次革命，隐居北京东城的庵堂；《匹马嘶风录》的历史背景隐约不清，大致在“五卅运动”之后的北伐战争期间。

消灭军阀当然是1920年代中后期中国革命的主要内容之一。当时的三大政党共产党、国民党、青年党虽然都以“革命”相号召，

^① 石评梅：《寄到鹦鹉洲》，《石评梅作品集·散文》，书目文献出版社1983年版。

也都把横行的军阀当做敌人，但他们有着不同的追求目标。国民党提倡“国民革命”，其目标是建立一个独立的主权国家和一个在政治、经济上比西方更平等的改良社会。共产党则把“国民革命”看成“阶级革命”的过渡阶段，接着要进行无产阶级的社会革命来实现人人平等、按需分配的共产主义社会。青年党的宗旨在于联合工农商学各界，从“全民武装”进而实行“全民革命”，最后造成“全民福利”之国家。讨伐无道的军阀仅仅是革命的前期步骤而已。^①

显然，石评梅还来不及去了解、辨析“国民革命”、“阶级革命”、“全民革命”口号下那些不同的政党诉求。相对军事、政治能人的未雨绸缪、运筹帷幄，她“近视”地把消灭军阀树为革命的终极目标。在《归来》中，她这样描写革命的结局：“十年之后，子凌杀死一切的敌人，凯旋归来”，尽显其“想象”的理想化与单纯化。

第二节 颓废，是不可名状的美

任何作家的创新尝试必须起步于原有格局，虽然石评梅积极描画“革命”、塑造军旅英雄人物，但这些“转型”小说无一例外地保留了她最轻车熟路的“儿女情长”内容。在书写“革命”之前，石评梅的文字以描写个性觉醒、争取自由恋爱为主要内容，而且形成了一种可称之为“唯美——颓废主义”的独特风格。

自1921年考入女师大开始创作到1928年9月患脑炎去世，

^① 参见王奇生《革命与反革命——社会文化视野下的民国政治》一书的第三章“革命”与“反革命”：三大政党的党际互动，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0年版。